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楊兆豊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九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上疏一道

臣伏覩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揺先春而雷衆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誕告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闕失阿枉之黨蒙罔爲姦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約之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覩

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裕之意敕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叡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祇畏罔自暇逸鸞若僕臣皆正股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美陛下可以髙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謀救沴氣成象變咎薦臻皇皇焉獨貽憂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疎陋猥逢詔旨詢于芻蕘謹

稽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致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躓之下免報讎于權强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惟陛下留神研慮察臣狂言臣伏思詔書曰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天官之學謹按前志說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況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相朋附下懐貳苟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揺者臣竊考載籍歷

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兹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兹謂不陰夫坤為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外國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徳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先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

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塵其蒙先大温已蒙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兹謂作福蒙微而風觧復蒙下專刑兹謂分威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兹謂不黜蒙一温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兹謂蔽此蒙大略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災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

所疑矣故夫星流而殞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徳舒緩隂道専縦下為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葢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切以為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雖尚此矣陛下幸加恵不以臣之疎逺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

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膝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之慎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羣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庶政得失之疏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指摘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悦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陛下

體貌大臣篤其誠于勿貳疎外羣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僞參諸理道辨其否臧言茍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揚使下竭其忠効所見則姦謀僻行不萌於下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效何以先此令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為怨府灑翰為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為立政之本凡

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聖心清問之言姑慎于外泄念
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臣皆
爲陛下用也其二曰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
脅于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信賞必罰惟斷而已
夫乾體以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
之德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

温叡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親政革弊去蠹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典刑立正區極一新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略如太宗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寬厚敦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蓋怙權之臣摟取邦柄故試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于奉先志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操紀律明賞刑

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治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為爵祿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

大小人無大小弛張用捨一取諸例是爵禄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史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葢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已才而例退者歸怨于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悦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妄援謬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以致今兹臺閣混淆賢愚糅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政者便于引例之説終無發明之言臣甞讀漢

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襃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誡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厥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為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悅悼痛諛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諛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又可獨長嘆於兹乎臣愚伏願陛

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釆拔罔疎賤之隔大稽諸古小度於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議大夫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于人主思見知于貴臣願歸恩于强臣不願受恩于人主何歟得强貴之心者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立未及安而已罹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論陛下重

違其意或勉從之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其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為鉤黨使陛下腹心無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成孤立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于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

對不許閼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引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言因議凡羣臣奏事皆先聞之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顔真卿疏奏曰往日李林甫欺居擅權姦驕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以絕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于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虛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犯顔而必恕以通天下

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此帝堯所歎以為與巳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堯所歎以為在巳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聽者乎大

臣疾病君為之憂軫上醫治療内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偃息卧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臺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病之所朝廷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釁荐作人心洶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陛下為宗社之大計略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慎厥相應譴告于上穹示大公于天下且自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謙畏誕降德音舉諸闕政致誠罪己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安寵禄以妨

賢路禮義廉恥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人之明悉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位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于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令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修其

職而猥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苟誅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為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乏匪躬之士蒲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别絶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名弊由來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閫梱莫若擇任三吏切摩治

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效盡其才而要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為重以信為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為國之要為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爭即更改或俄復停廢吏

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章名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覩況郡縣承用者乎陷愚蠢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為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復勘會益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息舞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

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髙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修德而弭妖今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修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益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嗇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

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乎聖慮矣臣故曰惟備之戒此其驗矣夫脩省之方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適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謂陛下宜于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隂陽之道察教

政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内斷于心明正其罰俾彝倫咸叙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于無窮烝民之生率同于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跡踈而意忠有激訐之咎但使臣言一經聖覽微悟主心幸以涓塵於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而不辭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平戎十策 及表

臣某言臣于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巳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擇拔等比三人而巳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略能言其梗槩至於國論大體時務

細故叅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之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軍遣戍頗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竪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効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過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册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為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

伏惟陛下神機天略固無遺筭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名兩地大臣試于御前商搉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于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别録實封附遞上進干黷天威臣無任戰汗隕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為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

日矣國家自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强敵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略深入其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嚮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

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鋭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近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湩荷旃猶懷華土王師奄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于已定攻其心于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

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内地控扼益感東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餉虜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國乎

臣聞元昊與之通姻援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已來南北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唯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之和好也在内外雖我睦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也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已來受恩于國至于元

昊撫綏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
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
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効誠請命則
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愎虐違
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
申勑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
示敦睦之道契丹于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
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為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筭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

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鄙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精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肆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以敵攻敵

邈川大首領唃廝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為仇怨今諸戎能為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劾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得以敵攻敵之良策也臣以為馭戎外蕃之道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為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于朝臣中擇一有機辨材能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

為出偏師趨要害為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為戰也或難
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强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
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
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為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
分其備禦兹亦多算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
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

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乗馬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為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于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内矣伏願陛下深念兹哉諸陜西將命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陜西州縣長吏悉為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于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

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疲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决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

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為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吳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

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
或命宰臣遥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陜以西永興當
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褒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
其都會臣愚竊以為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陜西處
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
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遥領之擇命大臣才望
威略可任以重者為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為治所
以臨制諸路凡縁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為寇衝突或

邀襲討逐當得隣道相會合應接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鏄實在内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潟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為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為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

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于永興為臨制根本之地然令關中地有遺利山陵險阻飛輓為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斂令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為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于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

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為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于池榭磑碾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于唐氏之時正為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為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繁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靡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覈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為出以有餘

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侵欺之弊精為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賔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為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于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填淤遂

至渠底高于堤下民屋至于黄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黄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其行商憧憧往来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斵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黄河横腹心之内汴渠為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絶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黄河隄障盍望擇勤幹吏密為分地巡

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也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為之援護戎人不知見利必動則彭寵喪元于家奴苻生殞命于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平戎十策伏念臣齷齪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

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逹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
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忘憂軫
臣身紆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略輒此
遥度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
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議西北邉事

今月五日中書樞密院聚廳奉傳聖旨宣示契丹來書
并朝廷回答書本如所見有異令具陳奏者今朝廷答

書大意且欲納元昊故書末有理難阻絶之語臣竊詳今來契丹與昊相攻虛實未保且以來書大體言之其辭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因緣搆釁遂已興兵恐深入討伐後元昊卻歸朝廷故乞拒而不納今若答書直云理難阻絶則是峻拒契丹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國況契丹見屯兵甲近在邊陲因此違言或成怨隙控弦近塞有以為名則北鄙邊防素備何若患有遲速事有重輕廟筭折衝屬階自弭事要

允當義在兩全今西鄙遣人已到境上欲乞朝廷降詔元昊大約言昨者朝廷納卿欵誠亦緣契丹啟贊嘉其善意遂議加封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頗失甥舅之懽契丹遣使為言朝廷睦隣有體捄之大義有軫于懷卿宜審處事宜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册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具及此意如此則朝廷於西人有恩意之厚於北鄙無搆怨之端中國禮義容覆大矣若將來契丹却與元昊通和遣人復請開納則今詔勑已具後命

元昊被此德音應知感戴儻其凶德復爲抗拒則較其輕重羌戎之患小契丹之患大斷可知矣叨蒙逮訪合罄愚瞽採擇用捨繫之朝廷

再上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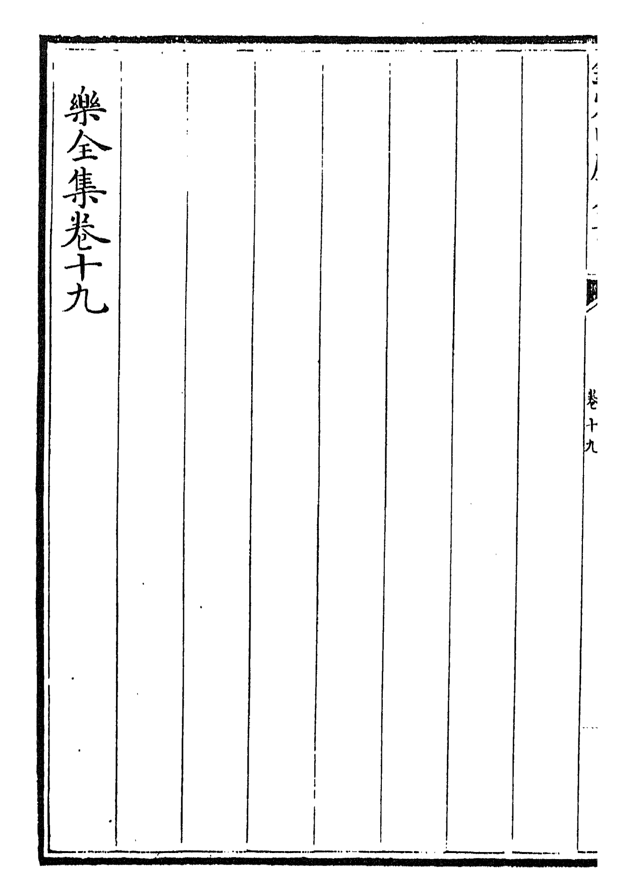
臣等近爲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各陳所見巳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爲元昊若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爲辭卻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再有敷陳蓋當今可慮于

西者三可虞于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册而北使復至固邀我以拒絶此其可慮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遲留未行封册是使西人窺我有所牽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獲已而封册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契丹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雎盱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為所乘邊備何若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構難於我彼曾約束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

彼我乃遂納不同其患持此責我彼為有詞此其可虞
二也今二國相持事形可見元昊權譎無恥狙詐多端
縱負屢勝之强必不兩延大敵北兵既迫或迎而伏罪
則契丹號令元昊未應敢逆安知已和之約不能復使
之離是我不能弭患于西徒以致怨于北此其可虞三
也今契丹聚兵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虛歸若元昊
旦而受封彼必夕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帛未稱其所
欲也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觀二國之變逗留日月

繕完守備不當乘其方逞激之卒發此其可虞四也夫二國之隙誠偽未明就使信然尤宜審處見情則獲直往必違而我以新附難保之叛人怒久和可患之强敵既促尋戈之釁黜堅元昊之交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慮可虞之事若朝廷深謀長策有以善其後臣等所不敢知倘未有以待之則若虞機張釋括期于必中爾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義要之兩全且未納西人誓表特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申告諭至于和約又非阻絶

即具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邀其終趣于北則言
遜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諸事機後皆可救臣
等位吅侍從義均休戚國之大義復蒙訪逮愚慮所及
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亮取進止學士宋祁同上



樂全集卷十九

樂全集卷二十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陳政事三條

臣嘗讀前史率以臣下敢諫為美蓋斥時之忌犯主之顔色人臣最難事臣不佞待罪諫曹涉赤墀歷文陛以望清光者無虛月矣論事無指切無疎謬無不蒙收感容受竊自惟遭時之幸而齪齪淺致闇于大道不能激

昂風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為公朝羞夙宵以慮紓過責者畧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伏以今日之事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通謀議審兹三者則内可以正軌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為速何謂明賞罰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以生為辱以死為榮人不畏死舉天下易於反掌况以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振則以僥倖為賞姑息為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習因循下懐

顧慮則人將援其手而不前况使之赴患難乎自西邊騷動事之三年矣賊昊雖驍猾一鬬將之材爾非有遠圖大志英雄之略其幸者資適逢時而已時久人寧戎備不戒廟堂無受戍之筭疆圉乏制勝之策自延州之圍好水定川之敗覆軍殺將沮喪威靈皆由自驅師徒投之死地當總帥之重無待罪者朝廷專用姑息莫正其罰且自賊始叛授夏竦旄鉞韓琦等副之統制四路幷護諸將凡三大舉竒輪不返使封豕長蛇肆踐食之

暴邊亭千里蕭然一空賦輸興發天下被其勞交黨株連公議不立至于不得已但解其總帥以所居官内徙便郡而已又如并州比緣賊入麟府朝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謀帥遂以名使楊偕寄任方面而處事踈略陳請謬悠駭于人聽夫麟府輔車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家備河東重戍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於并代猶手臂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棄其地既知才之不

足用也顧猶以近職領河北重藩如是而欲收功是北
轅而適楚也及乎鋒鏑之下矢石之前奮命小臣論功
行賞一資一級分毫析銖惟恐比例之過臣觀歷代英
主良臣用賞罰之理葢威罰之行當自貴者始恩賞所
被當由賤者先故罰一貴臣當其罪則天下懼賞一賤
士當其勤則天下勸臣不敢煩引往事我朝祖宗之所
以駕馭臣下操威恩之用其事耳目所接也往往能言
之陛下萬機暇時試廣訪逮必有得也凡大賞罰人主

之事非聖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以故僥倖姑息生於依違即欲杜僥倖之門革姑息之弊惟在陛下於議賞罰之際少垂主斷爾罪罰所當加勿以貴要而隱忍恩賞所宜及勿以微賤而輕廢擬議一立勿容奸讒巧言熒惑變亂則恩威明矣何謂辨欺誣方今之弊人以僥倖為心政以姑息為用正謂欺誣得行也夫欺誣得行則大臣懼方且自營救於讒毀之間而不保又何暇旌別淑慝脩明憲度者哉今俗大率宿貴之臣輒以身下

後輩矯情飾貌習僞成風損美化敗善俗朋比以彙下凌上朁比者亦有以售誣結天心冀用事矣陛下竟不發於大用士大夫之有識者是以知陛下之淵衷大智無不通照其情狀信姦慝之不可為也然其風猶未之盡革者蓋左右近臣猶有以疑毁廢者舜曰朕嫉讒說殄行蓋讒人在朝舜所不免孔子曰遠佞人陛下既推讒佞而遠之惟復起用以讒廢者則天下無賢不肖舉知浸潤邪說之果不行且以安臣下之心使厲志竭精

有心報効者無悼後害事有不令而從玆之謂巳何謂通謀議國家承五代之弊有不能革者軍國文武之事分領於中書樞密院唐代宗時兵興軍事繁多故於禁中專遣内臣典中外文奏謂之掌機密事梁氏始置使名五代時樞密院與中書或合或離入國朝遂分總天下之務對為二府由是軍民異政文武殊用命令乖戾更為彼我夫天下之事何嘗不以同而成異而敗乎平日無事苟可因循有為之時斯害也巳昔祖宗三聖咸

靈獨運各延圖議斷主乎一陛下沖執謙德推委仰成柄用既分事捴必闕陛下誠能矯往弊稽舊典合二府一政事真大公之盛舉也即若重前規難改作臣謂應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意在此也凡此三事今日切務恩威明則邊臣奮欺誣辨則朝廷清謀議通則政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臣猥以孤微當得言之地所恨知不足以造微材不足以成務敢進一得冀裨

萬分

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

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柄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宣勑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為理患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敵交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

塞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事寧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備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兹事體大實在詳察謂宜詳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凡任樞密院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捨徐更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

汰冗濫之員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
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
願斷自聖心行之時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請不罷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見宰臣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
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制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
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是後周世宗深
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罷其職遂離事體兩

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隣敵構患邊防
多警始命宰弼關决機務國論粗合昔以為常今彊場
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御北國如御虎饑則噬人養
西戎如養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
聚廳便如路人往來杜絶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
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
體中外人情易揺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
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

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署諸房事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務得以周知儻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諭施行

請令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以中書樞密院分掌軍國之務其於朝廷本實一體若其遠計長慮思患預防謀議相通事始克濟慶歷

二年邊陲多故陛下深惟事體思適機宜始命宰臣兼樞密使凡干邊事使同商量北國再平西戎款順亦由柄臣協議上贊睿明謀通事允此其效也昨者宰臣請解樞密蓋由謙遠事權降詔允俞之時臣亦嘗曾論列方今疆事粗定朝廷稍閒正是經營補緝之日未為晏安暇豫之時臣愚以謂中書樞密院執政之臣宜時聚首同議朝務講求得失至于邊防處置將帥遷改中書治本所當關預謂凡稍干大事並從參議而行所冀各

盡公心上裨國體

請乘間召大臣論事劄子

近邊鄙有釁朝廷多務仰惟聖慮豈忘憂勞然逐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進對急急呈文書而罷至于論道經邦則未暇也今高秋氣清宮殿涼爽臣願陛下燕閒之餘延召大臣從容賜坐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則治亂得失盡在几席之上矣臣觀今天下之勢可與之安可與之危安危之勢顧陛下力行

之何如爾且帝王之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溥照深處宮禁自取蔽隅此陰沴之變所以作也惟陛下特開睿鑒諒納愚衷

論治道先後

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爲當世要務臣竊以爲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不在邊徼之外蓋嘗在戶牖之間爾故臣所獻愚言先陳近事伏惟陛下少留神慮臣聞禮曰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正其身何謂先正其身昔商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以念稼穡之艱難不敢酗于酒德樂于逸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彼聖人者不惟躬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逸欲非養身之益故務為勤儉退從淡素具示愛民之意其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臨御日長雖三靈保祐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付授之

重下念中外士民繫屬之心保愛聖躬配天悠久省諸無益之樂移為居安之慮神怡於穆清之外福及於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謂先齊其家使夫宮闈有禮之謂也自景祐已來嬪御之列行非婉順輒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廟社之為重而不愛其所私蓋患防未然悔生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叙進良淑無昵賤微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

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邊陲用師指縱受成實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堂陛不崇中外失所瞻望矣成命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逃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綱維濳弛上下茍且人素姑息怙權相比愛憎相奪立朋黨者有之漏泄機事𨽻撓朝政專已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既照見其情狀稍去其弊矣儻更振厲紀律審詳邪正則憲章脩舉百度用正

此所謂治國之道臣以庸昧擢從疎遠今日乃始涉文

陛望清光指事剖誠不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

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

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

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藴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

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

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悞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

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試有擅習新體而尤誕漫不合程試者已準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之伏乞朝廷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牓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典司憲度復預文衡敢此敷聞伏候進止

論中書議事

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事

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辯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于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中書議論之事頗密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

體而已

論小臣妄投封章訕上事

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敝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道謹賤而卑者恃詆呰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氣俗法制因兹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

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于理體謨猷不允于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慈干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妻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毁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為監察所言未為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為職豈欲杜塞羣論蔽虧聰明顧此

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奏觀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經國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請推捕荆南嘲咏長吏人事

近聞王某因言事官彈奏乞除外郡某比在荆南頗招流議亦由被人嘲刺所以播傳京師慶歷三年嘗降詔勑止絕匿名歌詩兼開告賞之令小人狡獪敢蔑憲章

日來在位臣僚齪齪習爲姑息遠嫌避怨以防多言風俗澆漓公道陵替事雖輕微實傷國體其撰詩譏刺之人乞下荆南密切搜捕必令推獲以寘嚴科庶示四方知所誡懼

論赦前事

伏見近歲臺諫及按察官等多發人積年罪狀及有奏劾之事輒請不以赦降原減作法於凉甚非治道赦書之文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所以省刑本而

著至信也人之多僻其亦久矣在於中人孰能無過若以一眚之故而為終身之累臣恐舉世無全人矣既經赦宥許之惟新忽復追論誰將自保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沿弊迹寖成險俗弃瑕録善義則不然伏望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今後言事及按察官等不得發人累經赦宥之事及乞不以赦降原減上資忠厚之風允穆大公之化

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事

伏以禮行于郊乃陛下所以恭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多儀備物之為貴在乎外致精虔内盡誠志而已自景祐五年郊禮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于上五行作沴于下水旱流災于内夷狄侵寇于外臣伏思陛下自攬寶圖其難其慎恭儉之徳率已無懈愷悌之化視民如傷宜乎三靈降休萬國戴仰而天人之際未為順敘者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職不能協心將救輸誠徇公上承聖猷以臻至治臣聞禹湯罪已其

興也勃焉禮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心致誠上感于天其為響答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異之來其必有以因時郊祀齋居穆清上思祖宗付授基業之重下思生民託命賴慶之意遠思前代邦家興亡之故近思朝廷紀綱得失之體内思宫禁帷幄左右之蔽外思戎狄邊疆侵軼之患總此六思深存遠念晝則思之於七筯夜則思之於几席至于入廟與祖宗相見登壇與神祇相接因蠲潔之薦致精虔之誠引咎在

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丁寧之意庶乎上天知陛下寅畏脩省之心則感應之來必不旋日勃興之福不獨在乎禹湯竊惟宸衷明發攸憲愚陋所見豈能忖度緣臣職在規諫志存裨益近慮所及期必上達而已

論郊廟三事慶歷元年

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於內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

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勑執事于郊廟故舉
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別無討論
禮也者主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圜丘黄道

伏見圜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黄褥位祖宗配侑用緋
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
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黄道升壇夫黄道之制
不著于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劍脫舃用藉步

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黄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廻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委拂神位以避黄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罽藉其黄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次至于近侍左右輒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

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
禮有舊文若徹其帷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
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
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
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
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

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誓戒徒習虛儀而已請特降中旨申勑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臻倘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降出施行中旨徹黄道不御小次百執事不恭其職糾而正其罰

郊禋赦書事目

錄用近代有功邊將子孫

本朝將臣如楊業田紹彬曹瑋張凝李允則等皆禦寇

守邊名迹著者其子孫中器能可選任者各為升擢邊任即門緒衰微仕籍不續推其近屬量材録用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存亡繼絶春秋大之此足以示邊臣之勸

邊上守將量與賜賚

郊禮應行事官及雖致仕而得陪位者内外諸軍將校皆以例受賜邊臣守將不預焉其緣邊諸路極邊守將謂宜等第量賜器幣以均慶賚

邊任臣僚

諸邊除遣多避免者蓋以窮塞之上危苦之地與江淮湖浙優便之例待之無異故審官銓三班常以罰謫補之若令極邊州軍城寨應選人等代還比常選格量與減舉主考限磨勘轉改未該磨勘者先次注家便近地有職田處班行使臣京朝官約此頒立優制如是人必樂行三邊官吏可選則惠加於民博矣

麟府州城中百姓老弱之口不能自存者若

顧渡河令即河東轉運司分處於近裏州縣務令在濟

麟府州患在儲廪不屬要在節食惜費其間居人既東渡河避寇就糧商販亦應不至勢必難以自存倘因赦文開此一意外示推恩内實減口若轉運使能以經畫處之得所則老弱之口内徙必多賊退還業兹亦權便

功臣許立私廟賜戟

按唐制三品巳上許立私廟賜門戟今朝文武階勲品

高者多難為一例如三朝配享功臣及曾為將相雖已歿有功德於世者令其子孫雖微不應立廟宜令史臣先具功狀申中書疇其勲迹之著者許令本家追為修營凡任將相固自如禮仍令禮官詳定立廟典制頒下及賜之門戟凡名器所以勸功勤章等威也若依令典則當賜者多受賜多則人不以為貴謂宜且以特恩示褒勞臣

京東税賦

應天府濟單曹濮鄆廣濟軍等昨全無夏麥轉運司不與減放租稅朝廷知民力之敝令南京通判宗純體量而已後時督納了足比秋復旱所收苗稼一二分又復不為蠲除因茲覃慶請與免放

河北兩浙京東西或有流移令所在安存

右四道內兩浙河北艱食尤甚宜令轉運司多方賑救

應與災傷之地鄰近郡縣若有流移人户在其境內守令等務與安存量發廩粟以賙救之

郡縣官吏率斂

比來朝廷雖降責王逵王䲭等以懲聚斂之吏而近見奏報郡縣猶以助軍為名因緣為姦謂宜因赦書特與戒勵使天下知誅求之暴本非朝廷之意

舉人

前因慶禮推恩科場年深累舉之人令免解赴京至有數千里破產丐謁而至復令就試既久廢業試多不中輒復罷去咨怨道路且朝廷之意蓋念其老而無成非

復取其才能也若與便立程格令郡縣勘會當如式者
上其名一命文散酬其平生之勞免使奔馳進退失所
於事差便

奏請赦書事節皇祐六年南郊

臣伏以本朝之制常因大祀而布德惠今郊饗在近大
號所發敢効愚見少裨國論

一事請減定刺配刑名

伏以祖宗謨訓以仁厚寬大為治本其於刑罰尤所欽

恤凡大辟之情法輕重小可矜者累聖加恩俾讞于有司率附寬比景祐中嘗因赦文著為減定刺配勑以省報復之煩今慶歷編勑中配隸條目比前勑益多罪有等差故配有遠近械錮遞送相望道路荆湖嶺峽尤聚奸慝比者蠻寇猖獗亦聞此輩類多從惡若無釐革配隸不已誠恐遠地寖成淵藪乘間扇動助成厲階幸因赦書乞令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與逐州軍長吏各據配到人元送犯由詳加揀别所犯情理稍輕者與直移

就本貫人情安土必差自顧惜流離咨怨爲念必輕其
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乞别差官重行詳定議從減
除則刑本少清民心胥悦非惟示仁政之大體抑以消
遠方之釁兆也

一事請減均畿縣税賦

伏以京甸者天下之根本賦役者百姓之生命今畿内
租税之制比四方最重輸送之不給則輒託於水旱之
災以倖蠲放夏秋羣訴歲以爲常且都城之内豪商大

姓累貲居貨以逐機利僭侈逸豫無所不至賦調所不加更徭所不及而農民服田力穡供稅租給徭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逸之殊如此又權豪之家凌奪貧細竄移稅色輕重不均乞因赦文明諭息意為擇明敏朝臣據府縣版圖賦租名數重定稅式稍從輕寛按地頃畝均其輸入變折雜科率為定例仍制都畿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形勢侵併單弱此實彊榦之術扶本之道也

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

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圜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構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今自陜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聞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

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而又絶其俸賜禁其
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邊防守備繕完益固賊情
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
由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
因今來郊禮覃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
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
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覆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五郡
聲教所曁莫非王民頃自徳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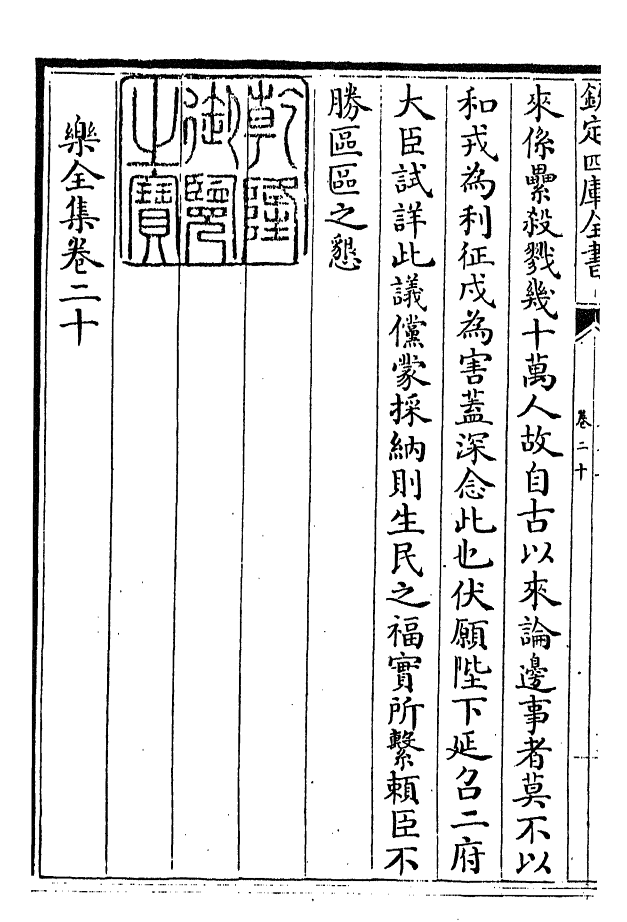
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為本蕃推戴
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
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令親郊上帝盛禮告成
慶賜大行因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
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過絶或有
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遣告邊臣以
謹守封略罔或生事令牓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威
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為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

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為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豢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為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歟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為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

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而吾屬不可以不効命而鬭戰矣自邊之民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之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于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間臣之説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克何困之有今雖

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

畫邊事守過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
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為
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
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
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北主始遣使
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達蘭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
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
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



來係纍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戍為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名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納則生民之福實所繫頼臣不勝區區之懇

樂全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全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樂全集卷二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西事詣目上中書

一寇每犯邊輒擒戮大將議者以為諸將各有親隨軍隊舊事凡喪主帥自有軍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愚觀之此是軍中政令挌討經畧司所當處置昨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沒士卒散亡

既多故韓琦奏請招集朝議從之請既無狀從亦非宜從則廢法自於朝廷而收恩歸乎帥府不從恥或以致不虞則帥府得以為辭而朝廷任其怨盖軍中聞帥府之令矣忽有朝命特旨三軍必懷疑懼若遇寇之際進有敗形退無生路勢不妥將降賊更恐倒戈内向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宜間不容髮豈有奏請往復數千里待命者哉謂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詔書責問其情申戒於後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圖全

之計者也

一賊連歲入涇原漸引而深殺掠老幼敺擁畜產焚蕩舍屋民不得耕穫樹藝緣邊籬落索然一空自鎮戎軍原渭等州城垣之外南畆蕭條矣勢且與保安延州相類此後供輸轉給公私益當大困漢法謫刑徒實邊唐制徒罪人塞下令若令流已上罪鑄錢造印及諸為盜抵罪結羣冒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賊情而過致資給匿藏受分如此等罪但為良民害情理纛惡者悉徙其本身一房於邊

隨口贍田令自給食然後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别為條目付邊臣以重法繩之所奠稍耕塞上空虚之地一四路分守其根本當在長安比来長安守備不設而騎寇每入漸深向使賊出上策乘勝豕突固可飲馬於渭水矣謂宜置兵蒲雍之間以重臣鎮永興而委以應接諸路候知賊有點集路所由入事宜審的即量衆寡部發應援賊退則引還本屯不惟壯根本之地遏奔衝之勢又足以安關中之人心免邊城之輸輓

一賊每入冦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昨三川之事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塞柵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

雖無大志遠畧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矣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若輕有越軼而我以逸擊勞以輕鋭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於主將不親臨行陣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

國君無不在戰陣秦漢三國至於唐其間書生儒士如諸葛亮杜預裴度狄仁傑郭元振等不可勝舉凡曰將者未有不在行陣者也不能親執干戈以鬭者有之矣至於胡牀羽扇從容於軍中可也主將在行陣則法令專賞罰明士氣奮機便得不在行陣事皆反此自賊犯邊境凡大舉入寇羌酋未嘗不親至也今諸帥授命朝廷輒許之以不臨戎行去年任福等敗至今天下歸咎韓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雖非王沿督責使趨死地

蓋懷敏等勢不得不戰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懷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脫若賊越三川而趨渭州懷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圍而急則王沿將何以處懷敏雖朝廷固以為縱敵也懷敏雖擁重師而王沿乃其統帥節制所稟故曰懷敏勢不得不戰在愚觀之主將不親臨行陣師出必無功不惟無功且必敗大事切在朝廷審議之

一令遣王堯臣西路安撫不惟弔死恤傷完補敗亡凡軍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計置更改之宜四路或有異同之

意因其行可悉條録令與諸將圖議凡士馬那移財糧器
械有餘不足令通計議以聞朝廷則此後處置措揮庶
精悉矣

請罷陝西招討經畧司事

竊惟羌人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
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於兹
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
寨殘傷無幾内屬藩落驅掠向盡鈍兵挫鋭財殫力屈

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没夀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畧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處太輕然猶薄示損懲徼塞物論安有擁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軍殺將壓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辱寢託平羌虜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

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竊聽輿人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何哉凡諸邊臣禀令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謀而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矛盾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衆謀於獨斷通四路為一家近如鱗府之圍雖非陝西疆域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勑使賷璽書

督之出偏師使遥邉牽賊後逗遛立異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僅存勢已孤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踈倩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邉路守將使人自為功家自為固量其邉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廵邉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

就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令焉秋則閲其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弊賊若將率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論除渭州路招討使事

臣伏見制除某官代王沿充渭州路招討安撫等使者朝廷比分四路以藩屏西邊其間道路坦夷衆得大入

且車騎之利惟涇原故賊連年親來犯此一路覆軍殺將每來益深去年好水之役任福等猶力戰而敗驍將精卒器械殫焉朝夕竭力完補二年僅得成軍此來定川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一舉而悉卷以去如蹈無人之境賊驟勝而不驕令明而衆整凡四大舉動無遺策氣燄益熾今既勝歸休養士馬若來年春首傾國復來我以殘破敗亡之餘稍更拓落不定勢且堂堂長驅有飲馬渭河之志則關中搖矣而北有強隣睢盱睥睨外為

和約濟其貪婪實用此賊困我意在坐收其獘以是慮之則今關中輕重之勢天下安危之形在涇原矣其雖涖官臨事粗有風力然未更重任恐不易當此劇賊又新蒙奬擢中外未之信服至於三路舊宣力人見其驟爲之伍頗亦心有憮然且今來涇原人畜殆盡兵馬亡幾一路蕭然無藩籬之限此時施爲經置動繫機宜乃老將之所難非全才而孰與成敗所寄理無試可切惟朝論更加審察必不得已或於三路中替換一人且當

此路所貴諳練邊政通知羌事人心物望抑有屬焉

論髙繼宣知并州并代路經畧安撫等使事

右伏以并代一路控制西北两邊羌賊自三年已來頻犯西路揣諸道守禦為各已堅知緣邊蕭然入無所掠攺圖趨利以故圍麟府睥睨汾晋之間今河西三城巋然孤絶河東千里各須設備此時謀帥匪易其人必使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如繼宣者雖本將家其効官幹才衆多稱者然統帥方畧人未知之緣今并州不同諸道

是經營謀畫之始乃處置鎮撫之初須藉奇才方能集事況太原大府諸務浩繁若繼宣兼領郡章何由專心軍政誠朝廷為遣一有材望臣寮守州而令繼宣專總戎事即封畧有警不妨出援事權所付足相為助下猒物議似合事宜伏乞聖心更賜裁定

論种世衡管勾營田不宜差知環州事

臣竊聞慶州范仲淹奏乞除延州知青澗城种世衡就知環州事者伏以种世衡昨於青澗開創營田朝廷獎

其用心委之集事仲淹元奏只乞世衡暫到慶州教其部下營田及所請獲允世衡已到即復留占一昨罷省二帥分為四路使人自為守家自為備遂路將吏稍得力者則其主帥各所惜之世衡既元隸延州忽為仲淹奏奪如麗籍續有論列則朝旨將安適從若諸路皆然互相侵競矛盾之釁恐從此始況世衡新承恩命方領使名宜推公共之懷以體朝廷之意環州管界雖接賊疆狀守之材終易推擢今夫衛邊之策惟足食為先臣

謂世衡差除所繫利害不細一則𤸃營田之遠計一則啓四路之爭端謂其所徇者輕所失者大臣先見樞密院劄子許世衡營田成日優與酬奬夫見勞授賞則人知勸自用兵西鄙於今三年未嘗聞一邊臣有能建一功利世衡獨於窮塞之上首創營田之謀迹有艱勤義有足賞儻爲優遷一官責其盡心興田利比諸安坐而享富貴者兹亦未爲過倖其環州或却令仲淹别奏舉一人以替䰟明則於與奪之間似爲得所

論雄州杜惟序事

臣昨到雄州見就移杜惟序知滄州蓋左遷也切以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畧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昨蕭階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其時事宜蓋北人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以故遣階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分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慮止之別

名疑生事即責議益重也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其於崇飭厨傳惟序實不及諸郡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是皆以善承迎得虚譽誤蒙採擢終以敗大事若惟序以守分務實而取殆恐非以勸邊臣者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今乃以引進使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效近得遥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

朝廷賞罰旌別於兹有累其杜惟序伏乞録其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毁得比茂實授一横行在臣觀之諒未為忝至於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用也

論四路將率追兵不赴事

臣伏見朝廷近以北人有渝盟之漸緣邊之急奏繼來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陜西兵馬待河北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勅使從而告

諭向若北兵遂至衝突鑾輿果或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名發莫赴則見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爲國理亂之形外敵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之不行朝廷政令之不舉亂危之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如何哉猛不濟寛威不克愛朝廷命令邊臣易於違戾邊臣奏復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恣慢之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使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焉知節罷樞

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郎員外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覆為疵嫌就或強拜乃懷大慊甚焉者致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案震懾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

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羣下之私如是之惴惴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以大義激烏合之心猶足以外攘敵國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閫國有急覬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夫顧望倣效則履霜堅氷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愚患預防古之

善戒惟陛下亮察

請選差北使文武官

伏以朝廷修好北人歲月深久比來遣使多出恩澤人材智辦鮮由推擇今西疆未寧諸戎心動北方事釁頗有異聞孔子曰使乎使乎葢歎其使才之難也且謂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為辱君命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乃以行人將命之重為徼倖恩澤之資徇臣下之小利輕國家之大計諒非謀議之不至葢由因循而習然今北

朝賀聖節人使且至日近當差接伴臣竊近例差接伴者使爲奉使彼國之選臣伏乞此後遣使宜加審擇若使得其人才畧足用可以發聖朝之光采揚大國之威靈覩事先機所助至博折衝排患此誠要務

論廣信軍諜人事

臣昨過雄州訪知廣信軍有勾當事人易州進士梁濬世爲北界事發拔身自歸知軍劉貽孫奏乞令赴闕量材録用朝旨下河北沿邊安撫司指揮廣信軍令婉順

約迴不得收留切以今來邊機雄州廣信軍實為耳目若非諜人往來探報敵中動静何從聞知凡我諜人即彼姦賊為利誘使致家死地事泄於彼故當我歸此不收留使之何適若來無生路去為大戮爾後諜人豈復為用邊臣守將坐成聾瞽朝廷先事制勝之術踈矣其梁濟世伏望指揮沿邊安撫司令與資遣候到闕特與量材處置所貴邊臣有以使諜人朝廷有以責邊臣此之事機極為要切

論京師衛兵事

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通八達之地自唐室已前甞為重藩五代朱温始封梁王後因其宫府廣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速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强敵方鎮握强兵於外乘禁衛之虚弱末本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節度之權屯兵於內連營畿甸又修完西京宫內葢有建都之意然利於汴渠漕輓之

便因循重遷先帝通好北國即叙西戎爾時可以減戍消兵致生民於富厚矣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費倉庫以困天下非不深思遠謀也知祖宗本意依重兵而為國勢不可去也近昊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屯四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今又北人事釁已萌兩敵合從人心搖動外有武帥分總重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虛必搖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留聖慮為社稷計京都宜擁重兵以封殖根本且乞勘會見在指揮人數

若果缺少請從内出金帛召募材力訓齊教練必須精銳以充禁衛無更外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鹿麋皆可以相狎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彈壓奸亂矣

論州郡武備事二道

西疆征戍未解天下州郡兵累次料揀赴京江淮已南空虛尤甚無復武備日來逐處盜賊連結剽刼城鎮聲

勢甚張至今不能誅擒自古盜賊之擾攘不啻四夷之患漢唐之事為鑒不遠國家創五代之亂削方鎮之權誠為強幹弱枝之術及兹敝也無臂指相為用之勢通都大邑吏守空城而已慢藏之誨不可不慮今諸道提舉兵甲司向來領為虛名但朝廷稍付事權則猶有古者方面之制應提舉兵甲州軍乞慎選長吏而為除本路鈐轄一員各令本路募兵量其山川險易封畧遠近而約置兵之數常令教閲務為精練朝廷更不行抽揀

本道亦不得閒雜差使遠出其一路巡檢使臣縣尉諸捕盜官吏使得廉察其能否勇怯而升黜之所部郡縣强惡之民累犯罪禁者械送本司酌情法移配有冠盜結集之處量其勢力督遣巡檢等領兵甲捕逐若賊羣黨稍衆則本路鈐轄親督吏兵會合掩殺漢制刺史太守率以盜賊分數為最負其賞罰條目乞自朝廷比議指揮所與郡縣武備氣勢相應萑苻不逞望風知懼肅清盜賊消弭厲階

又

臣前在諫院累曾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加精察比來軍興多事賦役煩數顧亦天幸而屢有年姦游之民猶聚為盜至擁旗鼓入城邑殺吏堂堂無所憚不幸而荐饑民艱食勢必羣聚蜂起為盜或數輩匿村閭至聚吏兵千計縣鄉為之殘敝而不能時擒即氣燄稍盛兵連禍結豈在邊患也漢唐之大業未嘗無邊境之患至或長驅而犯宮闕然無害於根本之固及黄巾巢

賊竟以大壞天下國家創艾五代之亂藩鎮不得擅兵
常畨禁旅外屯州郡乃自近歳悉還戍邊其州郡兵之
壯者亦率㸃選配諸禁衛所餘乃罷弱羸卒供雜役使
官吏導從而已豈知執兵之事今愚細之民知窺此隙
故昨王倫等賊起沂州並淮渡江歴數千里若蹈無人
地乃始下京師之甲而趨躡之使民間而有姦桀豈不
生易朝廷之心歟伏以先朝置諸道提舉兵甲司所以
専督盜賊抑有經遠之旨粗存方面之制比來忽略領

為虛名今能稍付事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藩郡有兼提舉兵甲處其為要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稍輕亦領此名者不過七八誠選用有風望方畧之士以任長吏各於本路除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郡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取壯强集成指揮因昨所置武衛為名而廩給之若見管兵籍取不足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發赴邊亦不得輒差遠出内有逃亡隨即完補所有器

甲必令精良每道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吏薦舉比監押巡檢資叙專管教閱若所部郡縣有寇盜結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卒赴應使之統領追捕其所捕州軍都監監押巡檢縣尉諸督盜官吏令得察廉其能否勇怯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強惡奸蠹之民得以檢察追逮按情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羣黨稍衆鈐轄都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指揮如此則不惟壯郡縣武備抑稍復方鎮事體庶以

式遏寇虐消除暴害

請申勅諸道兵甲司專督盜賊事

伏以兩浙一路仍歲饑歉近京東西河北等處今歲大無禾麥自秋久旱首種不入必恐向去人户多有流移或奸游不逞聚為寇盜昨海州奏盜殺巡檢縣令未見擒捕朝廷舊制委諸道提舉兵甲司專督盜賊至如兩浙則杭州提舉浙西越州提舉浙東京東即青徐兖鄆各兼此職比來諸道領為虛名伏乞特降詔旨申明條

約應災傷荐饑之處委之賑救一道仍許舉劾本道都巡檢使臣等耄懦弛慢者選擇材幹之士以為提舉兵甲司大藩長吏使嚴督支郡務清姦宄所異安輯流亡使疲人存濟除剪寇盜俾州縣肅清

論京東西河北百姓傳習妖教事

臣聞京畿京東西河北民間傳習妖教寖盛比曾上言乞加防禁蓋愚俗傳習初無惡意漸為誘惑因入於邪州縣官司因循不切覺舉至於法寺議斷又亦例從寛

典以故愚民公然傳習僧徒讖戒里俗經社之類自州縣坊市至於軍營外及鄉村無不向風而靡所由來者漸矣近貝州妖賊傳云憑恃妖術朝廷加罰按察等官自緣素失防檢致滋竊發故降新條增損舊文重故縱之坐然閒州郡頗有告發妖事者中使馳傳捕妖者近已數輩竊慮姦人乘便搆造疑似以干賞利官吏希風不詳事體枝蔓考逮以及善良或挾怨讎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則平人自誣皆為妖黨上致朝廷深惑

下使人情惴恐伏望聖慈深察此理特降明詔應今日以前傳習妖教人並與除罪內情涉不順徒黨已成者即令勘奏今日已後仍敢傳習者並依新勅施行夫制天下之動者待之以靜而已使事循於理淑慝有辨則安天下之道也

論天下州縣新添置弓手事宜

今月某日本路轉運司牒錄到勅黃以近日諸處揀移兵士上京慮恐州縣別有盜賊特添弓手准備防護者

茲誠朝廷約用兵農之法深戒本末之備者也伏緣天下州縣之長吏通明之才甚鮮每詔令頒下雖畫一丁寧及其施行猶不能詳舉儻又示之大體約束不盡則諸郡縣承用者駮人自為見措置乖宜況今所差弓手遍於天下賦役大事理宜均當經始出乎多算慮終異乎少弊臣誠淺識早塵詔選敢以千慮上裨萬分其勑文有條制未盡事件及臣外有所見八條謹具列于左

一勑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户每一千

户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户五百人如不滿千户及萬户已上據今所定分較比量差點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户者若縣管主户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户煩弊或地處遠險或歲逢荐饑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乗隙聚兵資寇亦不可以不過慮也欲乞諸萬户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敕文處分即萬户已上亦以五百人為止緣雖小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而選兵五百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矣

一勑文弓手須於見管帳籍主户差點者只如臣州管内户籍有升降帳有桑功帳並歲上於户部升降帳所管主户二萬二千三百有餘此蓋官吏受俸約此户口數也桑功帳所管主户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乃州縣户口歲有增益之數也而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常所據用切慮逐處拘於帳籍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户數為凖則天下之役均焉

一勑文所差點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實貧闕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差點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人丁最高户差點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於第三等比並資産丁行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却充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寛貧弱夫高貲之人各有護惜家鄉親愛之意故必重於犯法至於合用器仗亦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差點事體均當

一勑文令逐縣刱置教場每歲起十月後至正月終常分番勾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日食米二升十月後雖是農隙集敎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諸州郡倉廩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儲蓄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户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户實數猶僅二千人若據人數例支給日食歲支米四千八百石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令逐縣所點弓手便作三番敎習當敎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敎放

歸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户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人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足減天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

一教文自教閲時量借甲弩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箭刀鎗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者夫畲梃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況人知鬬戰家有利兵不可㪘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教閲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

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

並次給出各令修撰

一勑文所差弓手每五十人内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充節級每五百人更選有家活好身手能武藝者一名充指揮使者伏以内地州縣與河朔不同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守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强兵勢足彈遏今内地州縣人不習兵但財力相雄富役貧强暴寡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況公使

之相制乎夫能為五百人長是必鄉里之大猾者非惟
為貧弱之暴吏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冦乗饑擾
之釁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況使之有素練之士甲兵
之利乎兹事體大有安危之勢焉請令所點弓手每十
人團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歳一替換依次更番補充
其指揮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
呼集更番補充則不相攝服亦馭民之深策也
一敕文所點弓手須是少壯者充與免户下諸雜差配伏

以天下州縣人户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户版簿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已上户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為弓手即諸雜科配悉出於貧弱偽又姦吏因緣騷擾即縣鄉益困今若分番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户欲乞令州縣諸雜差配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閱外州縣不得有勾抽

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強惡賊徒結成羣黨勾抽會合之時亦只許隨近勾點令佐親自部勒掩逐不得令公人押領淹延團聚如長役弓級耆壯等一例監捕之法若縣鄉小小盜賊至于持杖竊盜非羣行攻刼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接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過於免差配之惠也

一每歲教閱之時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諸縣以按閱之或所點人非壯健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訓

習不精移易簿帳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弛慢甚者具事聞奏乞朝廷嚴行黜責右具如前臣以不材猥蒙郡寄區區之誠勉思裨補苟有所見輒奏朝廷伏乞聖慮裁擇儻有可行事件伏乞畫一列為條目頒下州縣使榜揭之戒勸官吏務在舉行

睦州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為先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

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睦以得州名邑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于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構嚴敞及臣到任塗墍茨以畢工焉伏望陛下崇道尊德敎之源廣勵學官之路俾

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樂全集卷二十一